



兩個驃騎兵

列·托爾斯泰著



兩個驃騎兵

[俄]列·托爾斯泰著

海 戈 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托爾斯泰早期作品中，最突出的一個短篇。作者在這短短的故事中寫了兩個不同的性格，父子倆都是驃騎兵的軍官。父親漂亮、熱情、勇敢、急躁、不顧一切直奔自己的目標，對於愛情也是放蕩不羈的，曾經愛過一個年輕的寡婦；兒子雖然跟父親一樣漂亮、能幹、有教養，卻沒有繼承到父親的勇敢、豪爽的性格，他喜歡舒適的生活，著重實際，路過某省小城時，湊巧在那個寡婦的莊園裏借宿了一宵，他又愛上了她的女兒，可是他並不了解愛情，他太重視自己，看輕別人了。

Leo Tolstoy

Two Hussars

根據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London, 1953 年英譯本轉譯

兩 個 驃 騎 兵

〔俄〕列·托爾斯泰著

淞 戈 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上海康平路155號）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號

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109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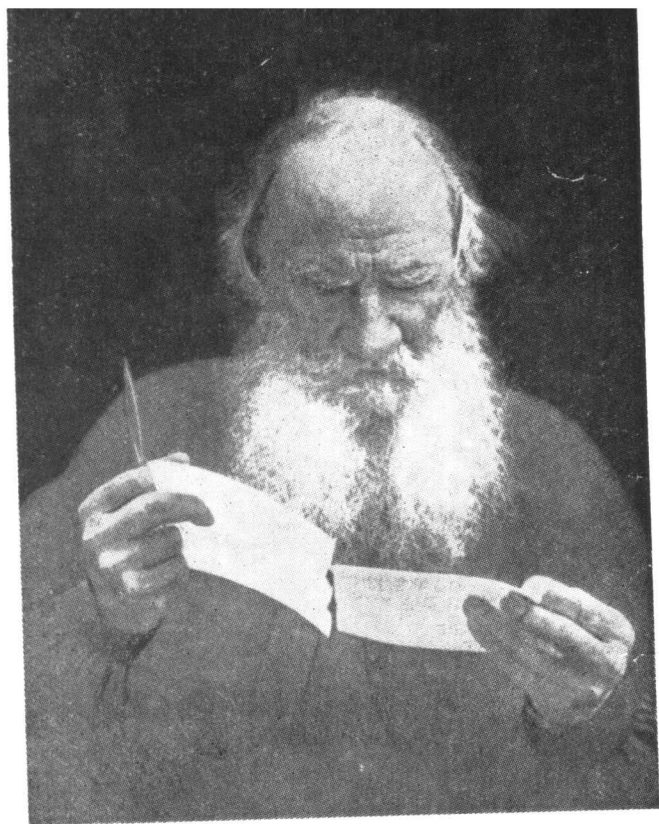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3/16 插頁 1 字數 57,000

（原平明版印 10,500 張）

1956年9月新1版

1957年6月第2次印刷

印數 3,001—9,000 定價(6) 0.28 元



兩個驃騎兵

一個故事

……若米尼○啊若米尼

就半句話也沒提到伏特加……

德·達維道夫○

○ 若米尼（一七七九——一八六九）：戰爭作家，將軍，生於瑞士，到過法國，長時間都在俄國服務。
○ 德·達維道夫（一七八四——一八三九）：出名的詩人，一八二二年戰爭中一支游擊隊伍的領袖。詩摘

自老騾騎兵之歌，詩中把過去偉大日子跟平凡的現代相對比。——毛註。

一八〇〇年，那時還沒有鐵路，沒有碎石路，沒有煤氣燈，沒有硬脂蠟燭，沒有帶彈簧墊子的矮躺椅，沒有不上油漆的傢具，沒有戴眼鏡的失望的青年，沒有自由主義的女哲學家，也沒有我們這個時代裏多得很的那種輕佻女人，在那個純樸的時代，坐一輛普通馬車或者輕便轎車，從莫斯科到彼得堡，隨身帶着許多家製食品，在軟軟的滿是塵土的或者泥濘的路上要走上八天，全靠炸肉餅啦，風鈴草①啦，麵包圈啦過日子，那時在漫長的秋天的黃昏裏，一家二三十個人圍坐着的油燭還得去剪掉燭花，那時的舞廳裏，大燭台上插的全是白蠟蠟燭或鯨魚油燭，傢具擺設得很相稱，我們父親的那一代人還很年輕，不僅僅沒有皺紋和白髮，爲了女人還會去決鬥，會從這一個屋角奔向另一頭去拾起那有心或無意丟落的手帕哩；那時我們的母親穿的衣服是短腰身，大袖子，她們用抽籤的方法來決定家事；當時那些漂亮的輕佻女人都是不大在白天露面的——是在共濟會②的，馬爾丁③教徒的，士耿社④的那些純潔的日子裏；是在米羅拉宋維奇⑤，達維道夫和普希金⑥的時代。K省省城召開了一個地主會議，會上完成了貴族選舉。

「喂，沒關係，廳堂裏也行，」一個穿皮大衣，戴頂騎兵帽子的年青軍官說道，他剛從一輛驛車上下來，正走進K城一家最好的旅館。

「老爺，這個會可真大，」茶房說道。他已經從勤務兵那兒打聽清楚，這位驛騎兵是吐爾

① 指莫斯科列寧格勒間瓦爾戴邱陵的一種植物。

② 俄國的一種秘密團體，是以互濟、平等、友愛為基礎，達到人的道德上的完整為目的結社。在十八世紀開始成為一種神祕的宗教運動，到亞歷山大一世朝代又變成一種政治運動，一八二二年被取締。——毛註。

③ 一七八〇年創始的俄國共濟會會員的一個社團，以法國接神論者路易斯·克勞代·邁——馬爾丁命名。——毛註。

④ 「拯救歐洲的土狄社」，這個土狄社是一八〇八年成立的德國人民結社，公開的目的是培養愛國主義，改組軍隊，獎勵教育；秘密的目的是擺脫法國的束縛。一八〇九年由於拿破崙的要求解散了，轉入秘密活動，一八一二年間發生了很大的影響。在神聖同盟時代被聲名狼藉的帝俄政府認為是革命傾向的團體。——毛註。

⑤ M.H. Miloradovich (一七七〇——一八二五)：在拿破崙戰爭中很出色，成為彼得堡的總督。——毛註。

⑥ A.S. Pushkin (一七九九——一八三七)：俄國最偉大的詩人。

賓伯爵，所以他稱呼他做「老爺」。

「阿符勒莫伏的女地主跟她女兒，說是天擦黑的時候就要走的，只要她們一走第十一號房間就騰給您用，」茶房接下去說道，在伯爵前面順着走廊輕輕地走着，還不斷地回過頭來。

大廳裏在亞歷山大一世發黑的全身肖像下面，圍着一張小桌子坐了幾個人，也許都是一些本地貴族，正喝着香檳酒，在大廳的另一邊坐着一些旅客——身穿皮裏子藍色大衣的商人。

伯爵走進屋子，喚來了勃柳黑爾——一隻他隨身帶來的灰色大猛犬，脫掉他的大氅，大氅的高領上還撲滿了灰色的霜，要了一杯伏特加，穿着他的藍緞子哥薩克的短上衣就在桌子前坐下，然後同那兒的紳士們談起話來。

這位剛進來的人那副漂亮而開朗的相貌，立刻引起了他們的好感，他們給了他一杯香檳。伯爵先喝了一杯伏特加，然後又要了一瓶香檳來招待他的新朋友們。趕雪車的人走進來要酒錢。

「沙錫加！」伯爵叫道。「給他一點錢！」

車夫跟沙錫加走了出去，可是手裏拿着錢又進來了。

『您瞧，老爺，難道我還沒有替您老人家盡夠力嗎？您不是答應過給我半個盧布①？他只給了我二十五個戈比！』

『給他一個盧布，沙錫加。』

沙錫加垂下眼睛，瞧着車夫腳。

『他已經有得多啦！』他低聲說。『而且，我也沒有錢了。』

伯爵從他的皮夾裏取出唯一的兩張五個盧布的鈔票，拿了一張給車夫，車夫吻了吻他的手，走出去了。

『我的錢快花光啦！』伯爵說。『這是我最後五個盧布了。』

『真正驕騎兵的派頭，伯爵，』一個貴族說道，從他的鬍鬚，聲音，以及某種有力、豪邁的步子看來，顯然是一個退了職的騎兵。『伯爵，您要在這兒耽擱一些時候嗎？』

『我得弄點錢才行。要不我根本就不就在這兒。而在這種倒楣的小旅館裏還找不到房間哩，真他媽的活見鬼。』

『請允許我問一聲，伯爵，』騎兵說。『您願意住到我那兒去嗎？我的房間是第七號……要是您不嫌棄的話，就在這兒過夜好啦。您願意跟我們一道住兩天嗎？碰巧這兒的貴族代表

① 一盧布合一百個戈比。

今晚要舉行一個舞會。您要是去的話，他會非常高興的。」

「對，伯爵，留下吧。」另外一個漂亮的年青人說道。「您的確沒有理由急匆匆地就走啊！您知道三年裏祇碰上這麼一次——我是指這個選舉。最低限度您也應該看一看我們的年青小姐們，伯爵！」

「沙錫加，把我的襯衫預備好。我要去洗澡，」伯爵說，立了起來，「也許從那兒我順道就去看一看貴族代表的舞會。」

然後他喚來茶房，對他低聲說了幾句話，茶房微笑着回答，「那是可以辦到的，」他出去了。

「那麼我就叫人把我的箱子搬進您的房間裏去了，好朋友，」伯爵在過道上喊道。

「請吧，我會十分高興的，」騎兵答道，奔到門口。「別忘了，第七號房間。」

騎兵不再聽到伯爵的脚步聲時，就回到他的座位上去，他是緊挨着那夥人中間一個政府官員坐的，眼睛含着微笑直視着他的面孔，說道：

「這就是那人。」

○ 俄國式的洗澡跟土耳其式的洗澡一樣，都是到一個公共場所去，使你熱得出一身大汗。——毛註。

○ 當時在澡堂洗澡由一個女人幫忙是很普通的事。——毛註。

「嗯！」

『我告訴您是的——就是那個決鬥家驢騎兵——著名的吐爾賓。他認識我——我敢打賭，認識的。喂，我在列別甸^①補充新馬的時候，他跟我曾經一道痛飲了三個禮拜的酒。這就是他跟我在一起幹的事情……他是個頂出色的人，對嗎？』

『一個了不起的人。他的氣派是那樣的爽快！沒表現絲毫的——您是怎麼說的？』那個漂亮的小伙子答道。『多快我們就變成親密的……他最多不過二十五歲，是嗎？』

『啊不，他看起來是那樣的，可是他不止二十五歲了。您知道，哪一個人不知道他。誰拐走了米古諾娃？他。殺死薩勃林的是他。握住馬特涅夫的腳把他扔到窗外去的是他。韋斯特羅夫公爵三十萬盧布的是他。他是個不顧死活的冒失鬼，您知道：一個賭棍，一個決鬥家，一個色鬼，然而却是個寶貴的驢騎兵——一個真正的寶貝。散佈在我們周圍的謠言一點也不真實——有誰知道一個真正的驢騎兵是怎麼樣的！啊，那些日子多了不起啊！』

這位騎兵向他對方說的，像他跟伯爵在列別甸那樣的痛飲，不僅僅以前不曾發生過，而且甚至於根本不可能發生。那是不可能那麼樣做的，第一由於他在那天以前從來沒見過伯爵，而且在伯爵入伍前兩年他就離開了軍隊，其次因為這個騎兵根本從來就沒真正在騎兵

① 唐波夫省的一個城，著名的馬市場。——毛註。

隊裏服務過，只在列別維斯基團隊裏當了四年的最低級的候補軍官，等到一轉正成為正式軍官的時候，他就退職了。可是十年前他曾經繼承了一些錢，他倒真正在列別甸跟那些去買新馬的軍官一道花掉了七百盧布。他甚至於還做了一套橘黃色領章的槍騎兵制服，打算進一個槍騎兵團。想進騎兵隊的願望，以及跟到那兒去補充新馬的軍官們在列別甸一道廝混三個禮拜，都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最燦爛最快樂的記憶，於是他首先把這個願望改變為事實，然後又改變為回憶。進一步更堅決地相信自己在過去曾經當過一個騎兵軍官——就善良和誠實來說，這一切都並不妨礙他成為一個最值得尊敬的人。

『對囉，那些從來沒在騎兵隊裏服務過的人，絕不會了解我們的弟兄們的。』他雙腿跨坐在椅子上，伸出下巴用一種低沉的嗓音開始說道。『你走在騎兵營的前頭，在你跨下騰躍着的不是一匹馬，而是一個魔鬼的化身，你呢騎在馬上什麼也不在乎的樣子。騎兵營長騎着馬來檢閱：「中尉，」他道。「我們簡直就不能沒有你——請領着騎兵營去檢閱吧。」你說：「好，」於是就轉過身去，對你的留大鬍子的弟兄們喊叫着。……呵，他媽的，那些日子多了不起啊！』

伯爵從浴室裏回來時滿臉通紅，頭髮濕漉漉的，直接就去到七號房間。那位騎兵已經穿上睡衣，腳着煙斗坐在那兒，他對落到他身上的、將要跟這位大名鼎鼎的吐爾賓共住一間房

聞的這種幸福感到愉快，但又多少有些兒耽心。『現在萬一，』他尋思着，『他突然抓着我，剝光我的衣服，把我載到鎮外放在雪地上，要不……給我塗上柏油或者乾脆就……不會的，』他安慰着自己，『他不會那樣對付一個同伴的。』

『沙錫加，給勃柳黑爾東西吃！』伯爵喊道。

沙錫加走進來，他已經喝了一大杯伏特加來消除旅途中的疲勞，而且顯然有些兒醉了。

『怎麼，已經忍不住了！你已經喝了酒，這個壞蛋！……餵勃柳黑爾一些東西！』

『無論如何牠不會餓死的！看看牠是多麼油光水滑的！』沙錫加回答道，一邊撫摩着狗。

『別多嘴！牽出去餵！』

『您要給狗吃東西，可是人喝了杯酒您就要罵他。』

『嘿！我要揍你的！』伯爵吼叫道，他的聲音把窗框都震得喋喋地響起來，連騎兵都有點害怕了。

『您該問問沙錫加今天吃過一點東西沒有！對啦，要是您認為狗比人還寶貴，您就打我吧，』沙錫加咕嚕道。

就在這時他的臉上挨了伯爵狠狠的一拳頭，他倒下去了，頭碰在壁板上，雙手捧着鼻子。

逃出房間，倒在過道上的長躺椅上。

『他把我的牙齒都要打落了，』沙錫加抱怨着，一隻手揩拭着出血的鼻子，另一隻手抓着勃柳黑爾的背，狗正舔着自己。『他把我的牙齒都要打落了，勃柳錫加^①，可是他仍然是我的伯爵，我還是得爲他赴湯蹈火——我會的！因爲他——是我的伯爵呵。你懂嗎，勃柳錫加？』
『嗯，你要吃午飯嗎？』

他靜靜的躺了一會兒之後就起來了，去餵了狗，隨後差不多清醒了，就走進房間去伺候他的伯爵，給他弄了點茶。

『我真會感到不快的，』騎兵客氣地說道，他站在伯爵面前，伯爵正躺在他的床上，雙腳舉得高高的踏在板壁上。『您知道我也是一個老軍人，要是我可以這麼說的話，也是個同道。爲什麼在我樂於借給您兩百盧布的時候，您要向別人去借呢？眼前我雖然沒有——祇有一百盧布——今天我會弄到其餘部分的。伯爵，您會真正傷了我的感情的。』

『謝謝您，好朋友，』伯爵說，立刻看出他們之間應該建立起一種什麼樣的關係，拍拍騎兵的肩膀說：『謝謝！好啦，我們要去跳舞了，要是我們必須去的話。可是眼前我們幹什麼呢？告訴我貴城有什麼？有漂亮的姑娘嗎？哪些人最會鬧酒？賭博方面怎麼樣？』

騎兵說明舞會上會有很多漂亮的人物，那個柯爾柯夫，曾經改選爲民警隊長，是個開酒の能手，祇是他缺乏真正驃騎兵の精神——在其他方面他倒是一個好人，開始選舉後伊柳錫金茨岡合唱隊就在這個城裏演唱，斯焦錫加領導，大家都打算在離開貴族代表的舞會後去聽他們唱歌。

『這兒也有不少玩紙牌の人，』他繼續說下去。『盧赫諾夫會玩。他有錢，是中途下車留在這兒的；伊利因，一個住在八號的槍騎兵掌旗官，曾經輸掉不少。他們已經在他的房間裏開始打起牌來了。他們每天晚上打。伊利因真是一個好人！我跟你說，伯爵，他不是吝嗇的人——他會拿出他最後一件襯衫的。』

『那麼，我們就到他那兒去吧。讓我瞧瞧他們是些什麼樣の人，』伯爵說。

『好，請吧。他們會非常高興的。』

二

槍騎兵掌旗官伊利因，醒來沒多久。昨天晚上八點鐘的時候他就坐下來打牌，連續不斷地玩了十五個鐘頭，一直到第二天上午的十一點鐘，而且幾乎一次也沒有贏。他輸掉了一

大筆錢，可是他不知道確實有多少，因為他自己大約有三千盧布，還有一萬五千的公款，他老早就把它們跟自己的錢混在一起了，他不敢去數，因為他担心已經輸掉了一些公家的錢，恐怕這個疑懼得到證實。在他睡着的時候已經差不多是上午了，他睡得很熟，沒有做夢，祇有那些十分年輕的人在輸了很多的錢之後才會睡得這麼熟的。六點鐘的時候他醒了（正是吐爾賓伯爵到達旅館的時候），看見地板上到處扔的是紙牌，小段粉筆，放在屋子中央的一些粉筆畫滿了記號的畫板，他戰慄地記起了昨天晚上賭牌的事，最後一張牌——在賈克（Jack）上他輸掉了五百盧布，可是他不大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，他從枕頭下面拿出錢來，開始數着。他認得有些票子帶着『折角』和『轉注子』的迹印，一手經一手地流通了多少次，他記起了全部賭牌的過程。他自己的三千盧布一個子兒也沒有了，連同公家的兩千五百盧布也一道輸掉。

伊利因連續打了四個晚上的牌。

他從莫斯科來的，公家的錢就在那兒交給他的，在K城由於驛站站長藉口沒有馬匹把他阻留了一天，而事實上是因為站長跟旅館老板商量好了把所有的旅客都阻留一天。這位槍騎兵，一個活潑的小伙子，剛在莫斯科從他的爹媽那兒拿到三千盧布，是給他入團隊置備裝備用的，他很高興能在這正當選舉期期間的K城裏住幾天，希望痛痛快快地玩一玩。他認識這兒的一個地主家庭，他正打算去看望他們，跟他們的女兒們調調情的時候，偶然同這個騎